杜詩批解 五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九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時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 [夢弼]曰故人謂使君 隣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 [夢弼]曰涅槃經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佛遺教於娑羅雙樹間 三車肯載書 [洙]曰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澤堂]曰言彼三車不可載我俗書也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洙]曰司馬相如善為賦揚雄每作賦擬相如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夢弼]曰今公詩意姑以著書則不敢為賦則能之耳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荅其来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邵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荅可知已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略紀之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

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
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
鋤杜公寄嚴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
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
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
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
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裹關心詩揔廢皆如
鍾磬在簴扣之則應往来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夢弼】曰維摩經如人入薝蔔林唯嗅薝蔔不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洙】曰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為設難尋經剩欲飜【洙】曰飜譯也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洙】曰楊子雲作太玄

經解嘲日時方草太玄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師曰力疾言雖病猶力起坐也来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批起十字盡興故接得荏弱有情已略盡故入景更長即如村文不得不爾後人推實軟之皆未喻

卜居鮑曰上元元年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卜城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謂主人為卜林塘幽是也前註以主人為嚴武非

浣花流水水西頭流一作之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夢弼曰崔豹古

今註蜻蜓一名蝴蝶青色而大者是也

一雙瀏鶒對沉浮

[趙]盤渦鷺浴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歧王宅裡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一柱觀頭遂有馮夷始知巖女無數一雙三寸兩介自去自来相親相近生憎不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横有跡野氣大家數不可無浴眼之所遺更以為笑[夢弼]曰臨海異物志瀏鶒水鳥尾有五色食短狐常在溪中無毒氣

東行

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上一作入[洙]曰蜀有萬里橋在浣花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含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學堂]曰公在蜀每欲適吳楚故因見蜀江東流而有此句山陰乘興子猷事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鶴]曰上元元年初營草堂時作

蕭　肴

客裏何遷次夢弼曰次乃次舍遷次謂遷卜此居也江邊正寂寥肯来尋一老夢弼曰一老公自稱也愁破是今朝師曰愁破言客来破吾之愁也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鶴曰公之初至成都居於浣花溪寺久之公乃營草堂於寺側當是上元元年三月作

背郭堂成蔭白茅洙曰以白茅覆也緣江路熟俯青郊黄常明詩話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枎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巓旆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不可具述榿林礙日吟風葉公自註榿木名也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夢弼曰歷致諸韻皆無榿字惟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相傳以為丘宜切按王荊公絶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榿者

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籠竹和烟滴露梢【宋】曰竹有籠竹名【夢弼】曰籠力鍾切蜀有竹名籦籠暫止飛烏將數子止一作下頻來語燕定新巢【蔡】【覺】夫詩話詩語大忌用工太過盡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来語燕定新巢為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情一作慢【宋】曰揚雄傳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遊修覺寺【鶴】曰公乾元二年季冬至成都及春遊之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

徑石相縈帶相一作深川雲自去留自一作晚禪枝宿衆鳥趙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公於佛寺每用佛家書斯爲當體漂轉暮歸愁師曰言衆鳥得所棲託傷已漂轉曾衆鳥之不若也

後遊鶴曰一春兩遊故詩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趙必如此可以言氣象矣言遊者皆得見之無所私也趙曰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爲于僞切捨此復何之

有客鶴曰上元元年在草堂作唐本以賓至爲題

幽栖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夢弼曰謂有肺疾也豈有

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邵】此與後文場語意似【洙】曰詩寘之河之干兮註干涯也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洙】曰麤糲麤衣糲食也

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苕溪曰藥欄花藥之欄檻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一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洙】曰公築居浣花里在萬里橋之西【鶴】曰寰宇記云杜甫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楚地雖有滄浪水之名而二字大率言水之貌【潭堂】曰言百花潭似漁父滄浪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夢弼】曰翠篠謂竹也裛於汲反紅蕖謂荷也

厚祿故人書斷絕【洙】曰言交態薄也

恒飢稚子色淒涼恒一作能【補註】能字讀作奈出漢書

欲填溝壑

唯疎放【批】極無可奈何之意自笑狂夫老更狂【沫】日公以狂自隱甫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夢弼】日甫之見棄於朝廷以踈狂故也【澤堂】日已分填壑無所顧藉也

賓至【鶴】日詩云臨江卜宅新當是上元元年草堂作唐本以有客為題

患氣經時久【師】日公嘗有肺疾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夢弼】日古詩喧卑厭俗居踈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夢弼】日蔬不多為客小摘足見其重客也

蜀相【夢弼】日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鶴】日公緋以乾元二年歲暮至成都而此詩言映階碧草隔葉黃鸝當是次年上元元年春作也【澤堂】日題云蜀相似缺一廟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沫】日祠堂孔明廟也廟有古柏

武侯手植之【鶴】曰華陽國志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
有城故錦官也諸葛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前有雙
大栢【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註云成都
府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城也【夢弼】曰
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
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延能鮮明錦綵蓋濯錦以
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
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監官鐵官橋官

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空一作多【夢弼】曰此皆
傷其人之不見也詩懷
我好音荊公語錄映溪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
音此只錄武侯廟而托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
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
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
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
浪中飜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
字勝矣陰鏗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
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
一聯勝庾信云永鞱三尺劍長捲一戎衣
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

三。顧。頻。繁。

天下計[五] 洙曰言先主之自見亮亮爲先主而仕皆爲天下大計 兩朝開濟老臣

心 洙曰亮表云興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出師未捷身

先死 捷一作戰 一作用 長使英雄淚滿襟 趙全首如此一字一淚○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爲至○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

石筍行 田曰按石筍在成都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筍長一丈六尺圍挃於九尺五寸南筍長一丈三尺圍挃一丈二尺南筍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遠北筍 趙曰此篇作於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故曰賦石筍而指譏輔國也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 陌一作街 鶴曰城都府舊爲益州 蹲徂尊切 古來相傳是海眼 來一作老 苔蘚蝕盡波濤痕

夢弼曰成都記距石筍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

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筍天地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

雨多往往得瑟瑟【夢弼】曰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筍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素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乆多得真珠瑟瑟金翠

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洙】曰揚雄蜀王本記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家立其石圓名石筍【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于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萬鈞以為墓識今石筍是也

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澤堂】曰不見本根故人多謬訛說来如近臣蒙蔽至尊也

政化錯迕失大

體坐看傾危受辱息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朱〕曰詩駿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率然兩語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篆言其石狀篆蔽不足指其事某事之牵合譬喻也〔夢弼〕曰此詩譏祿山國忠以微賊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寶末年之禍然其誣辭謬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幾何不淪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趙〕曰此八句專指輔國之寵幸也舊註却云是時林甫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絕句漫興九首〔趙〕曰題名漫興蓋言眼前之景而漫成耳別無譏刺〔鶴〕曰上元元年在浣花溪作

眼見客愁愁不醒見一作前〔澤堂〕曰所見皆可愁〔趙〕曰一一愁如醉醲而不醒也無賴春色到江亭〔澤堂〕曰春色到亭便是鶯花即遣花開深造次言〔趙〕曰

麻

言即遣花飛去此所以為春之造次也便覺鶯語太丁寧覺一作教[趙]即遣便教正

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趙]曰野老公自況也[澤堂]曰手

種桃李乃鄰人但以墻低故能通見如我家也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

數枝花[趙]踈野有佳致[趙]曰言方籍見隣家桃李以為疏而春風相欺吹折數花蔡寬夫詩話云

王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嘗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

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曰請易

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寘

熟知茅齋絕低小熟一作耐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汙

琴書內一作困更接飛蟲打著人[趙]其閒情院體又加此[師]曰己上甫自在

為客而為小人見期也 趙曰篇專書藥也只道實事別無所譏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批總如此則樂天矣 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烟攜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破字減字攜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 春江一作江春盡一作白 趙曰此王維所謂行到水窮處也 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趙曰柳絮桃花非久固之物欲隨風逐水無有定止此詩亦譏以勢利相交 趙曰實道其景別無所譏 澤 瑩曰花絮便是斷腸處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 趙曰乃稽康性疎懶而有七不

先　盎

堪是也

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批 善自遣如此

緣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 補註 緣字點字乃下字妙處無此則止成子對偶耳

童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批 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解事讀之可惜 師 曰稚子說者不一或以為竹笋或以為雞雛或以為笋皆非也殊不知稚子乃甫之子宗文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字稚子二曰宗武字驥子如云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乃憶幼子之詩也借驥子以偶鶯歌正似此以稚子對鳧雛之類是也蓋謂小兒戲於竹邊偶尋不見遂至感物以興已意其理灼然 澤堂 曰如批說則作稚子為是

舍西柔桑葉可拈 趙 曰其葉繁茂可引手而拈之 江上細麥復纖纖

人生幾何五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澤堂 曰酒不可離也嗜酒如蜜也

隔户楊柳弱嫋嫋【隔户一作户外 冊曰弱奴鳥切】【夢】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批】野人漫興深入情盡豈復有能註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鶴】曰新津縣在蜀州上元元年公居成都嘗輒如新津此詩殆其年作也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澤堂】曰言高也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批】此梢朶却全嫩故轉入老語生強池水觀為政【夢弼】曰言其澄清不可撓也顓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滌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為流謙智也顓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厨煙覺遠庖【夢弼】曰遠去聲【洙】曰言觀厨煙知其不親庖厨【澤堂】曰谷詩之祖西川供客眼客一作遠唯有

此江郊

雲山 作[鶴]曰在成都上元元年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交神於作賦而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交神而已力盡望鄉臺[趙]此神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夢弼]曰言思鄉之甚也城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交路有臺二一日望鄉臺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illegible]曰日暮客歸正愁悶之時以思鄉之處思鄉之時解此五六鈔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五

杜鵑行[鶴]曰觀其詩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當是上元元年還西內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洙】曰華陽風俗錄杜鵑其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澤民】曰業工當作業業點句之誤也東岳考有証四月五月偏號呼【夢弼】曰號平聲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師】曰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羇孤在蜀明皇由是悒怏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希】曰師註非盖此詩專譏肅宗爲李輔國所間故曰萬事反覆

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趙蔡寛夫詩話云能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擧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欝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補遺】曰山谷詩亦有此意

爲農【趙】曰公嘗有南京久客耕南畝之句今又爲此詩當是上元元年營草堂後作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落一作墜【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補遺】曰賒遠也**遠慚句漏令不得問丹砂**【洙】曰晉葛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

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避毒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梅雨 [鶴]曰稗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沾衣敗汚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四月雨謂之送梅然則蜀亦不異江南也此詩在成都作

南京犀浦道 [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為南京[希]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又蜀江有伏犀灘水有黃牛從雙溪出上此崖化為石

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 [洙]曰阮籍詩湛湛長江水冥冥細雨來 [趙]與乾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 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 [師]曰蛟龍以水張故喜也 盤渦與岸回 [夢弼]曰渦烏禾切[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師]曰水之蜡聚而洄洑者與岸回旋也

田舍

田舍清江曲一作上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夢弼曰九夫為井井上有市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八家共為一井井田之義曰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地僻懶衣裳欅柳枝枝弱欅一作楊鄭曰欅居許切枇杷樹樹香樹樹一作對對洙曰欅柳木名枇杷果名

鸂鶒西日照曬翅滿漁梁洙曰鸂鶒水鳥也蜀人以之捕魚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来一作歸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為一作成稚子敲針作釣鉤夢弼曰此篇言江村之居得與老妻稚子適情乎碁釣以自樂其清幽扶

集有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詠江鄉之樂也多病所須唯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一作但有故人分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無[illegible]全

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鶴曰上元元年在草堂作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澤堂曰縈回旋刺水之狀

容易拔船頭拔一作換澤堂曰水漲則輕舟易運似換為是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夢弼曰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閑常以禿筆點簇鞍馬或齕或飲或驚或止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

騮戲一作試〔補遺〕詩眼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歘見麒麟出

東壁〔註〕曰驊騮良馬也麒麟瑞獸也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

霜蹄〔補註〕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謬矣〔夢溪〕曰齕下沒切齧也當丁浪切時危安

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趙〕曰末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

難免使甫困躓道路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

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

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真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

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澤堂〕曰畫俳技也俳人狀人賢智愚不肖意態曲盡

見者無不絕倒至其真則不然何哉蓋愛其才之巧也詩人愛畫亦如此況山水禽魚名駿異物並其真

而可賞愛者乎況曰此諷諭人世或自敘豈有可鑒戒者乎洪字之評抑膚末矣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王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批]戲語名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 [夢弼]曰史記禹本記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 赤岸水與銀河通 [批]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却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潮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 [夢弼]曰漵象呂切 山木盡亞洪濤風 亞一作帶 [批]好句 [夢弼]曰言浪高於山風勢盛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漵也 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蔡絛〕西清詩話云：蕭文興能詩，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同萬里。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江也。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鶴〕曰：此詩作於成都，從舊次在上元元年。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趙〕磊落氣槩。〔夢〕〔弼〕曰：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於一代。又云：韋偃工山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力高舉。人皆知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澤風堂〕曰：慘猶慼也。人氣慘

則處面·屈鐵交錯回高枝[澤堂]曰松上喬枝回曲有似屈鉤白摧朽骨龍虎死[師]曰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批]宜思玄搆畫者不及此[夢得]曰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陰之地氷厚三尺木皮三寸松根胡僧憩寂寞[夢得]曰憩起例切息也[澤堂]曰李伯時用此句作憩寂圖見黃山谷集厖眉皓首無住著[illegible]曰著直略切附也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以合用之也偏袒右肩露雙脚[夢得]曰袒徒旱切肉袒也[沫]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疋好東絹東一作素[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師]曰東絹謂山東大練也重之不減錦繡段[沫]曰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夢得]曰謝脁詩雲錦相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直一作真[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誠齊詩話云猉獜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

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鍊精兵動鬼神又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澤堂】曰戲意在此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曰唐志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二府州之事當是上元元年作青城在成都之西公嘗暫至焉

老被樊籠役一作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夢弼】曰謂無車馬也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澤堂】曰在異縣故思東郭西山以詩態思二尹而有歸興也

東郭滄江合【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白雪高【洙】曰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文章差底病卜戈【批】文章濟甚事耳註誤【趙】曰差病校也蓋公尚投異縣以干戈雖有文章可差得乎【澤堂】曰以文章差得何病而回望形勝興且滔滔耶批[illegible]註似兩失之回首興滔滔五

野望因過常少仙鶴曰少仙當是常徵君公有寄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傍風塵豈晚年却出仕耶當是上元元年作

野橋齊度馬批可畫他人以為不必畫者孫曰蜀多以竹為橋參差不齊今云野橋齊可度馬澤堂曰橋曠可度兩馬云爾註似非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秦守李氷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夢弼曰園一作皺側救切讀作平聲余謂非也皺皴當作皴七倫切皮裂也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遺回

丈人山洙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鶴曰考公有赴青城縣暫如新津詩當是上元元年

自為青城客洙曰玄中記蜀郡青城山有洞穴為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青城十洞天之

一也[希]曰唐志蜀州有青山縣縣有青城山

不唾青城地[杜]磊磊落落[趙]曰唾地者有所惡而唾也不唾其地所以敬之也

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夢弼]曰丈人山有丈人祠祠之西有鳴鶴山漢張道古隱處故甫在蜀不敢唾其地梯不可以上昇如張道古之得道昇仙也

丈人祠西佳氣濃[夢弼]曰祠謂丈人觀也[洙]曰陶潛詩山氣日夕佳

緣雲擬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在[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君看他時冰雪容[夢弼]曰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出郭[鶴]曰上元元年羌渾党項冠涇隴史思明陷東京而段子璋反陷綿州劉展反陷昇潤州西原蠻又冠邊當是上元元年成都作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烟鹽井上[立之]曰蜀有鹽井

斜景雪峯西[洙]曰雪峯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故國猶兵馬[夢弼]曰故國謂

長安也他鄉亦鼓鼙（亦一作正）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趙】曰公感亂而與烏俱啼其傷至矣【澤堂】曰置王岑之列何嘗不瑩敵玲瓏但自覺與王岑別便是大家數）

泛溪（【鶴】曰溪謂浣花溪也當是上元元年秋晚作）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澤堂】曰自堂下進舟不得盡窮喬木之西而歸可知所卜之廣遠也）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凄練練峯上雪（【鶴】曰練練白貌吳筠詩練練波中月【趙】曰）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一作兒童戲左右岸一作峯曰童戲甫之子宗文宗武也【師】）罟弋畢提携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趙】曰莊子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携者乃是畢盡之畢言兒戲至盡携網罟畢弋以取魚鳥【師】曰恐小兒之迷道故指揮之）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

羨物賤事已睽已一作迹趙曰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為恩奪而泣者也公曰目前實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厭故也吾村靄暝姿程曰言日已黑矣異舍鷄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夢弼曰庶幾齊出處無使富貴勝吾貧賤之樂也澤堂曰在嚴公幕意象如此他作可考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初一作新東城多鼓鼙夢弼曰言濁醪新熟可以供飲宜安郊居之樂況東城多鼓鼙乎是年東川段子璋反

贈蜀僧閭丘師兄公自註大常博士均之孫鶴曰上元元年作

大師銅梁秀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合州銅梁縣地靈則人必傑大師指閭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洙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夢弼曰均為太常博士英靈顯赫精爽之氣奔逸絶羣也惟

昔武皇后惟一作往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靄雲
屯朱曰揚子雲長楊賦夢弼曰武后擢用儒雅號為才能之盛當時上紫殿不獨
卿相尊批此語景得大意夢弼曰均於是承詔上紫殿武后尊之不獨卿相之為貴也世傳
閭丘筆朱曰閭丘文筆號為大手峻極逾崑崙朱曰詩峻極于天鳳藏丹
霄暮霄一作穴夢弼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龍去白水渾朱曰東京賦世
祖龍飛白水夢弼曰鳳藏龍去言均之長往也青熒雪嶺東洙曰雪嶺在蜀一名太白山
碑碣舊制存田曰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改為天寧羅漢禪
院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洙曰均以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魏文
與鍾大理書魯之璵璠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晚看作者意趙曰郡生見王導詩歎曰晚見
作者妙意梅曰作者指均也妙絕與誰論澤堂曰贊譽不苟吾祖詩冠古

同年蒙主恩【鶴】曰吾祖謂杜審言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夢弼】曰審言與均同年第進士也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乃法家學所傳云

豫章夾日月【澤堂】曰夾日月以比為武后所寵愛也

歲久空深根【夢弼】曰審言與均俱抱大材如豫章之木高夌日月深根固蒂也述異記豫章生七年而後與衆木異

小子思疏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愁一作秋

相遇即諸昆【夢弼】曰甫與閭丘相遇也

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鄭】曰祇翅移切【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夢弼】曰樊乃藩籬也

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飜【夢弼】曰粳古行切

漂然薄遊倦始興道旅敦旅一作侶

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

〔洙〕曰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夢弼〕曰華嚴經善薩摩阿薩有十種

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落月如金盆捫虱

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

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

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澤〕〔堂〕曰簡齋詩扶鞍不得上新月水中生須溪以為近

之漠漠世界黑一作空〔夢弼〕曰黑謂世昏暗也驅驅爭奪繁驅一作區唯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田〕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

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澈矣以三十

萬易之而去〔隨〕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甫奔走盜賊間羨閭丘不為污濁所累故云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前一作邊夢弼曰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
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趙曰謂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洙句
句洗削鄭曰行曰商坐曰賈夢弼曰賈音古長路關心悲劍閣趙曰回念其初來蜀
時道路之難也片雲何意傍琴臺意一作事一作行雲幾處洙此等亦與人意無異鄭
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今海安寺甫言蹤跡無定如之何也王師未報
收東郡夢弼曰東郡今滑州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註得稱城闕夢弼曰至德
一年升成都為南京故公自註得稱城闕
一室鶴曰一室即草堂也當是上元元年
一室他鄉遠遠一作老空林暮景懸夢弼曰謂晩照之影倒懸於林梢也正
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洙只當如此巴蜀來多病夢弼曰甫以趙

寇驅馳而来巴蜀遂成肺疾也

荊蠻去幾年【洙】曰荊蠻楚地【夢弼】曰意欲適荊蠻厭崔旰之亂不知何年得去也

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夢弼】曰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仲宣井甫之此室殆王粲宅之比也襄陽耆舊傳王粲與繁欽並隣同井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

北隣

【鶴】曰此與下篇皆指草堂之隣故詩云時来訪老疾當是上元元年

明府豈辭滿【洙】曰後漢張堪傳明府註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與公游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謂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澤堂】曰不待官滿而便告老也

藏身方告勞【批】也好意【洙】曰詩不敢告勞【夢弼】曰言乞養閑也

青錢買野竹【批】謂卜築之意【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鶴】曰青錢如謂青銅錢是也未必用蜀人語

白幘岸江皐【鶴】曰後漢光武紀註漢官儀曰幘者

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方言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白幘正是言幘之白者【夢弼】曰岸幘謂額其巾也以示懶散

愛酒晉山簡【夢弼】曰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能詩何水曹【夢弼】曰此美明府之善詩也梁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曰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員外郎

時来訪老疾步屧到蓬蒿【夢弼】曰屧悉協切屐也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隣【鶴】曰先生其所謂南隣朱山人者乎上元元年作

錦里先生烏角巾【洙】曰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而角折人皆折角以傚之

園收芋栗不全貧【洙】曰史記卓氏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註大芋也成都風俗通曰大飢不飢蜀有蹲鴟言有所濟爾【希】曰莊子䟽芧橡子也似栗而小蹲鴟猶可使人不飢若有之亦不可為貧

庚

慣看賓客兒童喜賓客一作朋友一作門户趙曰慣看賓客則常喜即與魏野詩云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異矣得食堦除烏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纔一作雖野航恰受兩三人批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寫此有至足之味劉曰航黃庭堅作艇音平聲方言艇小舟也澤堂曰由淺入妙造化同流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鄰南批看幾過後見韋齋舉此倍覺有懷有濃有淡當朱由實歷故見

村夜鶴曰上元元年浣花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批自然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上元元年秋作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夢弼曰會遇之榮也鷹隼出風塵夢弼曰言飛騰之快也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學堂曰向我有真意此等語俗故易學得所以左杜者多不可不慎耳

寄楊五桂州譚公自註因州參軍段子之任鮑曰集有廣州段功曹到寄楊五州長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鶴曰桂州唐屬嶺南道中都督府詩云江邊送孫楚指段子為功曹而云當是上元元年在成都作

五嶺皆炎熱夢弼曰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而標名則有五嶺焉宜人獨桂林夢弼曰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註八樹成林言

陽

其大也陳藏器云桂林桂嶺曰桂得名從嶺以南一海盡有桂樹【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荊州之零陵非秦漢時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兹所以宜人也

梅花萬里外【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陸凱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是也

雪片一冬深【鶴】曰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與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輙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此城舊有樓曰雪觀

闊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夢弼】曰言邦人稱羨之也詩懷我好音

江邊送孫楚【夢弼】曰此指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比之也

遠附白頭吟【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篇

西郊

時出碧鷄坊【夢弼】曰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寳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西郊向草堂**[宋]曰成都記草堂寺府西七里[增]曰出郊而四望草堂殊勝**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批]風韻閑淡[趙]曰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減一作撿[批]看有無減去有用無用減字作撿字淺近**無人覺來往**[批]荆公看得好[趙]曰荆公本作覺来往甚善余甞讀梁徐姚婦題甘蕉示人日夕泣已非踈夢啼真太數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李作競又非矣荆公語録老杜云無人覺来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児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二字工夫**踈懶意何長**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趙]曰此詩當是與和裴迪登新津寺詩同年作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批]起得舜情[夢][鶴]曰何遜嘗為

廣陵記室有楊州早梅詩曰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衘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逵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盃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来

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春一作花 澤堂曰對雪即對梅也送客逢春無不自適以揚州好興致故也

幸不折来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

鄉一作春 批亦宛變沉著 趙曰幸不折梅以相寄若折来則使我傷歲暮矣苟往看之則起春思撩亂也

江邊一樹垂垂發

澤堂曰垂垂蔆猶言垂垂老也此詩首言裵迪登亭送客見梅相憶然彼尚詩興可以自適若折来使我見之則當撩亂鄉愁也但所居江邊梅樹垂欲蔆花此正催我白髮不免於傷愁也

朝夕催人自白頭

澤堂曰此一篇直叙而盡備風韵自然可易曉也若謂此江邊梅花形状垂垂而開則不待裵折寄而已傷心也安得謂催人白頭耶且垂垂字非所以状梅之全體若謂是倒開梅則又晦而未著首尾皆無據也

蕭八明府寔處覔桃栽 鶴曰上元元年作梁權道編在寳應元年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草堂曰指蕭明府所居 濯錦江邊未滿園 草堂曰杜自言

憑何十一少府邕覔榿木數百栽 田云榿音欹 鶴曰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為鄉人贈別何邕詩可考也上元元年作

草堂塹西無樹林 樹一作木 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 公自註蜀人以榿為薪三年可燒 與致溪邊十畝陰 趙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榿用也

憑韋少府班覔松樹子栽 鶴曰當是與覔榿木時同作公有涪江泛

舟送韋班詩韋當是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櫸柳 夢弼曰櫸居許切 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 一作来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 公自註大邑在臨邛 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夏公已去草堂當是上元二年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哀一作寒 君家白盌勝霜雪 夢弼曰勝平聲 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 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緩步有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蹐攀童僕来城市瓶中得酒還 澤堂曰童僕来城市所得豈俊也哉

琴臺 鶴曰寰宇記云琴臺在州西四里益部耆舊傳云少城中笮橋下有琴臺此詩當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

酒肆人間世 洙曰相如既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邛賣車騎酤酒文君當壚自滌器於市

琴臺日暮雲 趙長卿懷抱俯仰見之 洙曰成都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號海安寺 夢弼曰傷不見其人也

野花留寶靨 夢弼曰靨於楪切頰輔也

蔓草見羅裙歸鳳求皇意寥寥不復聞 夢弼曰徐

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方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

漫成二首 黃曰在浣花作從舊次上元二年

野日荒荒白 日一作月荒荒一作茫茫 江流泯泯清 批兩語皆傷心而荒荒无警泯泯署稱泯言其無聲也師曰泯色也言其色清希曰張有復古編云潛古活字泯泯當是潛潛如詩北流活活之義傳寫之誤耳雪浪齋曰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冏冏皆造微入妙 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 批無緊要語而畫都曲橫斜之態一家作一逕入 只作披衣慣 批却是暗用莊子披衣註又不曉夢弼曰披衣以示踈懶也 常從漉酒生 朱曰陶潛以葛巾漉酒澤堂曰踈於服飾故披衣則慣熟漉用葛巾則任其粗滓生對慣字乃不熟之意 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友

[批]偶然語偶然道之耳

讀書難字過[批]真率有味[夢弼]曰晉張叶讀書遇難字即過[澤堂]曰難猶詁難如難經難義之類如註說亦同此義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公自註]東山隱者知余懶是真[澤堂]曰貪看物而語應人書泛過而酒滿酌正是疎懶節目懶真是通篇意

客至[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鶴]曰當在浣花作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批]又是一體[夢][夢]曰言所居僻寂唯與沙鷗相狎也花徑不曾緣客掃[夢弼]曰未嘗有客至故不掃花徑也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澤堂]曰視墻頭過濁醪更栽曲有情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鶴]曰當是在浣花作從舊次為寶應元年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希日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經旬出飲獨空牀批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趙日以出飲之故其家所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蘂裹江濱裹一作畏趙日言兩岸有花斯為裹也司空圖云千英萬蕊裹枝頭行步欹危實怕春實一作獨怕春語激批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趙日言尚可當詩酒之役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夢弼日言未須料理白頭人甫自謂也澤堂日不必計校白頭而不為詩酒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趙日止兩三家而不喧溷此自足佳矣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西城百花高樓更可憐【須溪】曰百花樓百花潭上之樓也誰能載酒開金盞盞一作鍾【須】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從學喚取佳人舞繡筵【批】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令人愛惜情事開口亦難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一作英淺紅【批】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極是【趙】曰一種之中愛淺紅為多則公之風韵高矣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批】駘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苕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澤堂】

日花蹊與蝶戲鸎嬌便帖四娘家語

不是愛花即欲死（趙曰意書判一死而酷愛花皆公狂放之新語矣如韓退之云都將命乞花也）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蘂）

春水生二絕（鶴曰上元二年作）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灘一作籬）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趙曰二翁見水生而喜公語之以與汝曹俱眼明則公可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矣）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趙曰禁當蜀之俗語）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批此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

竹枝樂府扰

春夜喜雨【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春旱當是上元二年作也

好雨知時節【洙】曰洪範休徵肅時雨若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澤堂】曰護生萬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批】有善評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遣次數露與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兩句同眞有德者氣象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紅一作經花重錦官城【澤堂】曰錦城尢帖花重意

遣意二首【鶴】曰上元二年作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蒼舒】曰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攝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細雨更移橙【批】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撿幽興亦稱【洙】曰橙香橙也柑屬【夢弼】曰本草橙似橘而

葉大形圓於橘而香皮厚而皺八月熟

漸喜交游絕【批】怨調 幽居不用名【程】日息交絕游不好聲名故爾

簷影微微落【朱】日微微落言月斜故簷影落水而斜 津流脈脈斜【澤堂】日明烱之貌

野船明細火船一作松 宿鴈聚圓沙圓一作寒 雲掩初弦月【澤堂】日綽有風韻

香傳小樹花 鄰人有美酒 稚子也能賒【批】放翁以也字作夜最得村意【澤堂】日也字勝所謂童子適市莫之或欺也

春水【鶴】日上元二年在浣花作

三月桃花浪一作水【希】日溝洫志来春桃華水盛【師】日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氷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 江流復舊痕 朝来沒沙尾 碧色動柴門【夢弼】日水似接藍 接縷垂芳餌 連筒灌

小園已添無數鳥〔批〕添無數謂一春生成也最是樂意爭浴故相喧

江亭〔鶴〕曰雖是在浣花作而未詳何年從舊次上元二年

坦腹江亭暖〔朱〕曰王羲之東床坦腹長吟望野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批〕閑言閑語非實緊不能道〔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又〔批〕更無私自好自私好實一意也人自以為我私則無私矣最是相業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朱〕曰排猶排去也〔鶴〕曰萬物感傷而各遂其性甫以故林歸未得以至憂悶殆不若夫欣欣之物耶

徐步〔鶴〕曰在浣花作

寘　徵

整履步青蕪履一作屐荒庭日欲晡夢弼曰淮南天文訓日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洙曰潛德於酒也

寒食鶴曰在浣花作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批歐公意常近此汀烟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父一作舍趙曰要平聲言有招要則皆去也鄰家問不違趙曰言鄰家之問亦不違而受之師曰甫既卜居浣花溪上日與田父野老相狎蕩不違者不逆其情問乃問遺也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一作機澤堂曰地偏小故人盡相識雞雞犬亦不知為他家此承上句要去不違之意而言

石鏡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

築為冢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鶴曰上元二年作

蜀王將此鏡送死至空山 至一作置 冥寞憐香骨 鶴曰謝惠連祭古冢文稱為冥寞君

提携近玉顏衆妃無復歎 夢弼曰言昔日專寵衆妃嗟嘆今既死矣無復嘆也

千騎亦虛還 夢弼曰言送葬之騎亦空還也

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月一作玉 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是也 補注 拾遺記瞿乾祐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澤堂曰譬姮娥奔月以喻冢塋也

少年行二首 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成都作是年公在綿州當是上元二年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長一作養 夢弼曰盛時征切長丁丈切 補注 曰漢有居官長子孫者此用其語意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

卧竹根夢弼曰甫言在田家自瓦盆中喫飲與才傾銀玉之少年同醉卧竹根之傍耳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巳一作也澤堂曰燕以養鶵故去花以結子故稀

黃衫年少來宜數入夢弼曰數所主切計也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

不見堂前東逝波鶴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蕩為勸甚遠澤堂曰燕去花落與水流同少年黃衫不可保宜數來飲暢

戲作花卿歌

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使崔光遠之牙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此詩當是其年成都作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

生【余】曰易風自火出中之火其熖愈猛也【夢溪】曰鶻音骨鳥名言如風【澤堂】曰用則如鶻如風火見賊唯多奇身始輕【朱】曰漢光武見大敵則勇綿州副使著柘黃【朱】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著柘黃僭乘輿服色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此】麄言鄙語調笑入神李侯重有此節度【夢溪】曰重平聲李侯謂奐也段子璋攻東川李奐走成都此失節度矣及花卿誅子璋奐復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人道我卿絕世無世一作代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朱】曰譏其掠奪也【黃】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

【補註】苕溪叢話云細攷少陵此歌想花卿當時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其意蓋可知矣西清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

青

更誦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苕溪曰世傳子美詩可以愈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脫然不覺沉痾去體也借使瘧誠有鬼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哉子美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是瘧疾也杜陵亦自不免耳

高柟 【鶴】曰按公有柟樹爲風雨所拔歌則此云高柟卽草堂前之柟也風雨拔於永泰之初則此詩當作於上元間從舊次爲上元二年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

落景陰猶合 【趙】曰言枝葉濃茂也【?】曰落日斜照故樹陰不得遮障此樹蟠鬱如蓋故雖落景而陰猶合也

微風韻可聽 【夢弼】曰聽他經切

尋常絶醉困卧此片時醒

惡樹 【鶴】曰惡樹不才木也如榿木之類是也

獨遶虗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

枸杞固吾有 希曰爾雅杞一名枸繼郭云今枸杞也詩四牡集于苞杞陸機疏一名苦杞一名地骨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雞棲奈汝何 趙曰惡木不蔽障故枸杞可遂其生但剪去木枝似妨雞栖耳師曰枸杞嘉蔬也雞栖嘉木也惡樹既剪枸杞雞棲遂得生長猶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澤堂曰雞栖豈宜於陰地耶趙註似是而無所考矣 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 洙曰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鶴曰在成都作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趙曰庾信文章綺麗為世所尚哀江南賦尤見稱於世謂若相如作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希曰南史范曄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 今人嗤點流傳賦 田曰于寶晉紀蓋世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夢弼

曰文苑傳序簡文湘東所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同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不覺前賢畏後生 【澤堂】曰前賢以後生有具眼故畏之也今舉不識文徒然嗤點何足畏哉

楊王盧駱當時體 【洙】曰揚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天后初海內號為四傑

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澤堂】曰爾曹指輕薄子

不廢江河萬古流 【[illegible]】曰唐史李敬玄重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 【[illegible]】曰此又舉照隣與勃也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盧王之文比之為劣宋習曰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illegible]】曰漢天馬歌驊騮駿驥龍

東　真

文虎脊【洙】曰過舌禾切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夢弼】曰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其逸足過都如歷一塊王之易也【澤堂】曰見其足之不建也

才力應難跨數公自言【澤堂】曰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趙】曰郭景純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洙】曰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其小巧而已未掣鯨魚碧海中【趙】曰公自賀其出羣雄者如掣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夢弼】曰言為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鯨魚之掣浪也曹植賦掣大鯨而制巨鼇【補注】荊公曰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澤堂】曰不薄而已愛則深好之也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趙】曰此公之志也公必欲

追逐屈宋而與之並駕者雖恐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盖齊梁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

[illegible]曰南史徐陵多變舊體有漸意

轉盖多師是汝師

[illegible]語意甚悲是有所激發記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䓁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以爲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盖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註謂盧王爲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纖巧之態我不是薄宅宅自謂可方屈賈却恐便墮數公後耳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宅人出已上別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前人也【師】曰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爲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體倡先者多師師言意尚不一也【趙】曰欲裁納之以近風雅亦無常師必多求前人所最長者爲師耳[illegible][illegible]曰不師古而師今所以不及前賢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九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

寄杜位 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鶴曰上元二年自成都赴青城時作

近聞寬法離新州 夢弼曰離力智切去也新州屬廣南道杜位貶新州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也 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 趙曰謂之皆萬里則所逐非止杜耳 悲君已是十年流 朱曰流竄也夢弼曰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故云已是十年流也 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 朱曰玉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成都過青城因寄此詩 何時更得曲江游 夢弼曰曲江池名在長安於唐為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送裵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
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鶴】曰上元二年在成都作

兵戈不見老萊衣【夢弼】曰干戈阻隔母子離散故不相見也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宜都四陵峽中有黃牛山山上有黃牛形山湍縈回白馬江寒樹影稀【鶴】曰按九域志興元府有白馬山巴州有白馬穴鼎州有白馬湖寰宇記綿州有白馬潭江陵有白馬洲此雖未詳以何為言然公有登白馬潭詩當是夔州有此地名與黃牛峽不遠皆出峽之所經也此別應須各努力【夢弼】曰峽江阻險甫曰戒之欲其謹重也故鄉猶恐未同歸同一作堪【弼】曰故鄉指長安也【批】此子美自謂深悲極怨【澤堂】曰庶幾全生【夢】

同歸故國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按唐志莫台道遂四州皆有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指遂州唐興雖天寶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此詩當是上元二年間與簡王明府詩同時作

分手開元末連年絶尺書 【朱】曰古詩中有尺素書 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朱】曰戎馬之際方奔走避亂未安所止 劍外官人冷 【夢弼】曰言主簿之仕於劍南為冷落之官也 關中驛騎疎 【朱】曰關中謂長安也【夢弼】曰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澤堂】曰言蜀中冷落不可居 輕舟下吳會 【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公初到蜀已有東下之意 主簿意何如 【趙】曰公欲往兩浙而問主簿之意如何【澤堂】曰欲與之偕往吳楚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註] 王時為蜀牧 [鶴] 曰成都雖有新津橋而蜀州有新津縣又有下篇和裴廸蜀州東亭送客逢梅見寄詩則寺亦在蜀州當是上元元年作宰相世系表裴廸出洗馬裴天常之後

何限倚山木 限一作恨 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 [趙] 自然 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 [趙] 官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夢弼] 曰古語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 [鶴] 曰王明府當是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上元二年辛丑歲嘗為王作唐興客館記前有逢唐興劉主簿詩此殆因劉而簡之上元二年秋作

葉縣郎官宰 [洙] 曰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夢弼曰指王明府也鄭曰葉失涉切周南太史公洙曰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夢弼曰甫自謂留滯也神仙才有數夢弼曰以王喬有神仙之才故用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澤堂曰二句賓主相喩驥病思偏秣夢弼曰張協賦老馬偏其蒭秣鷹秋怕苦籠秋一作愁夢弼曰甫自謂飄蕩旅寓知病驥之思秣愁鷹之怕籠王祥詩鷃鵠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批它人用衆人字趙曰言王明之高義其待公也高出乎萬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鶴曰上元二年冬作

甲子西南異夢弼曰甲子謂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来只薄寒江雲何夜靜一作盡蜀雨幾時乾洙曰楚詞泥汚后土兮何時乾行李須相問洙曰左傳註行李行人也窮愁豈有寬夢弼曰甫意望

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寛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

其愁故繼有致稻粱之語【蔡】曰蓋時值久雨以鴻鴈自况艱於致稻粱也【趙】曰廣絶交論分鴈鶩之稻粱【澤堂】曰乞米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絶【鶴】曰適上元二年已代崔光遠為劍南節度當是上元二年作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師】曰詩兄弟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鶴】曰斛斯覆姓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註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此詩當在成都作【澤堂】曰六想是落魄求丐者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洙】曰唐書言以文獲財未有如李邕者【趙】曰夫為人作碑以至遠去索錢為可傷矣飜令室倒懸【趙】曰孟子猶解倒懸

言其室中飢餓不啻倒懸夢弼曰左傳室如懸磬

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鄭曰銼粗坐切鶴曰蜀人以釜為銼

老罷休無賴歸来省醉眠師曰唐史拾遺斛斯子明乇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萬隨得隨費家人至貧屢不給故末章深以為戒也覃堂曰休復猖狂無賴且可歸来減首醉眠

徐卿二子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徐卿或者為知道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洙曰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孔子釋氏親抱送夢弼曰蓋當時吉夢之應也並是天上麒麟兒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大兒九齡色清澈趙曰禰衡有云太兒孔文擧小兒揚德祖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洙曰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夢弼曰言年雖小而志甚

大也滿堂賓客皆迴頭夢弼曰言耆法不忘也吾知徐公百不憂

積善袞袞生公侯洙曰易積善之家曰袞袞不絕之義趙丈夫生兒有

如此二雛者夢弼曰以二子比之鳳雛也堂曰鳳雛則可單言雛太慢羣名位豈

肯早微休

贈花卿鶴曰公有戲作花卿歌為花敬定平段子璋者此詩意亦為其作也花有善謳者當是上元二年作草堂曰花卿疑妓名如蕭娘之類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夢弼曰玄宗夢仙子十輩執樂器而奏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鶴曰上元二年作

憶年十五心尚孩洙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趙曰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志學

之時心未免於孩故云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五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冀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朱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老妻觀我顏色同夢弼曰謂妻亦抱憂也澤堂曰自外來者疑在家者有所得而四壁依舊空匱在家者疑外來者有所得而觀其憂色不減此極無聊之意但意雖如此寫得如見尤難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訛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大也滿堂賓客皆迴頭【夢溪】曰言眷法不忘也吾知徐公百不憂

積善衮衮生公侯【沐】曰易積善之家曰衮衮不絶之義【趙】丈夫生兒有

如此二雛者【夢溪】曰以二子比之鳳雛也【覃堂】曰鳳雛則可單言雛太慢【墨】名位豈

肯早微休

贈花卿【鶴】曰公有戲作花卿歌爲花敬定平段子璋者此詩意亦爲其作也花有善謳者當是上元二年作【覃堂】曰花卿疑妓名如蕭娘之類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夢溪】曰玄宗夢仙子十輩執樂器而奏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鶴】曰上元二年作

憶年十五心尚孩【沐】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趙】曰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志學

年殿修奉寄萬安，作慕在六日何如
此無事，子章明日即會伯諱辰也，私心
慕章而經緣，念之無賜，樂此何人，事能
不能速請，此事此事叔者不獲盡冷衆亦是
圖樂
祝文已是日不能去，重後甚託同處深至
均静者，蒹何告以報，不能作書答
翁侍白　　　十有二日徵明二月廿一頓首啟白

石犀行 鶴曰李氷作石犀以厭水灾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户口故作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 夢弼曰甫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氷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鄽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鄣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自古雖有厭勝法 夢弼曰厭臺涉切漢高帝記註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 補註 五行氣運有相勝之道故即其所相尅勝者以厭之 天生江水向東流 向一作復 補註 江源發於岷山東入於海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洙曰按圖經秦張儀築小城在大城西 今年灌口損户口 灌口一作灌注 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 此事或恐為神羞 夢弼曰書武成無作神羞 終藉隄

霽　陽

防出衆力終籍一作幾築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㤪何得參人謀趙曰厭勝者詭㤪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而為害堤防者正道故終籍人力以為堤防也嗟爾三犀不經濟補註三犀不能厭水灾則是無經濟之能矣鈌訛只與長江逝趙曰此公之寓意於二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補註犀之英靈亦隨流水而往故鈌害不完訛舛難攻澤堂曰石片隨水而往但見元氣常調和夢得曰瘵側界切謂元氣之調准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燮理之則自兔洪濤恣凋瘵自無洪濤之灾矣晉李華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代文綱倖僑為彫為瘵洪濤爛汗萬里無際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朱曰陳蕃傳志清天綱舜典咨禹汝平水土師曰玄宗時用李林甫楊國忠為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

閭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笋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鶴曰蜀山高而陰多雪常難消故至盛夏然後始解添之以雨江流愈漲按舊史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朔方止豈是時耶梁權道編在是年

江發蠻夷漲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 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 批吹字難下 高浪蹴天浮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 洙曰七發橫暴之極魚鼈失勢 輕帆好去便 澤堂曰便直捷也 吾道付滄洲 洙曰公以道之不行故有乘桴之意 澤堂曰以輕帆行便甚好將以吾道付於滄洲之遠此因觀漲起遠想之興也

朝雨 鶴曰上元二年秋作

凉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

【夢弼】曰鴛蔵燕集謂避雨也黃綺終辭漢【師】曰漢四皓夏黃公綺里季太子厚幣招之既定太子位遂辭漢歸商山巢由不見堯【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非吾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澤堂】曰古之逸人今不可及幸以草堂尊酒過了清時

晩晴【鶴】曰上元二年在浣花作

村晩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夢弼】曰以風之急故書亂不能整其卷帙也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恠老夫潛【夢弼】曰後漢王符著潛夫論故甫效慕之也

病栢【鶴】曰此詩以郭英又為崔旰所殺而作按史永泰元年閏月辛亥崔旰反寇成都郭英又奔靈池韓澄殺之當是大曆元年作

有栢生崇岡夢弼曰爾雅釋山山脊曰岡童童狀車蓋車一作青十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車蓋往来者皆恠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當乘此羽葆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夢弼曰乾卦雲從龍風從虎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顔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日夜柯葉改洙曰禮器如松栢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趙曰本有歲寒之姿今栢病故云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洙曰建康實録鳳將九雛再見於豊城衆鳥從之鴟鶚志意滿夢弼曰鴟尺之切鶚吁嬌切惡鳥也養子穿穴内穿一作窟客從何鄉来竚立久吁恠靜求元精理元精一作無根浩蕩難倚賴趙曰元精字出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夢弼曰此詩寓意傷

支

郭英乂也英乂鎮成都為人端直蜀人重之不幸為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有冊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之句鴟鴞惡鳥喩崔旰既害英乂竊據成都故有鴟鴞志意蕭蕭養子穿穴內之句然正直之人神明佑之父老敬之反罹其禍豈非歲寒無憑乎英乂鎮蜀甫為客以依之今既遇害是以為之吁恠細思天理天理茫昧亦不足倚賴蓋嘆禍淫福善之理若乖戾不可考信故也【澤堂】曰大意如此謂的確則未有據

病橘

【鶴】曰十道志言蜀云家有鹽泉之井有橘柚之園在成都因病橘而思物之失所故作在上元二年【夢弼】曰此篇傷物失其宜故至於困悴亦以譏當時之用事者也

羣橘少生意 羣一作伊【希】曰晉書殷仲文傳顧大司馬府中老槐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 一作少 酸澁如棠梨 【鶴】曰爾雅釋棠曰陸機疏云赤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白棠少酸滑美赤棠子澁而酸無味俗語云澁如杜

是剖之盡蠹蟲剖一作割蟲一作蝕采掇爽其宜其一作所夢弼曰掇都奪
也切拾也謂失所宜也紛然不適口洙曰莊子柤梨橘柚皆可於口豈止存其皮
夢弼曰謂其皮可以入藥也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
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夢弼曰昔漢武帝會
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瀟湘有橘田橘洲每歲八貢也此物歲不稔玉
食失先輝失一作少希曰尚書惟辟玉食夢弼曰瀟湘之橘今既病而不熟無以供貢是以玉
食失光輝也寇盜尚憑陵夢弼曰謂史思明之亂未平也當君減膳時洙曰
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師曰甫謂史思
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遇凶年禍亂則必減食徹樂示自刻責今橘病不貢無乃天意使吾君減徹乎夢弼
曰恐有司者以闕貢得罪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

到今耆舊悲 [夢弼]曰公借漢南海獻荔枝事以譏楊貴妃嗜荔枝亦所以警嗣君也昔明皇於荔枝熟時與貴妃幸驪山宮荔枝之使驛騎傳送至宮色尚未變馬之熱皆為之喘死到今父老言之不能無悲也 [田]曰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

枯椶 [洙]曰此詩傷民困於重斂也 [鶴]曰當是上元二年時蜀有段子璋之變

蜀門多椶櫚 椶一作栟 [夢弼]曰櫚音閭椶櫚狀似蒲葵有葉無枝皮可以為繩 [澤堂]曰枯椶比而橘椶賦也賦者強似比 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希]曰爾雅楊柳蒲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笴夫椶櫚姝本困數葉歲寒不凋而今乃先蒲柳易零之物而喪則其他賦斂可知矣 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 [鄭]曰取此苟切 [洙]曰蜀人取椶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 [澤堂]曰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嗟爾江漢人

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 趙曰猶椶之既剝多而枯死也 生者何自守 何一作能 趙曰猶椶之未剝者終復遭剝也 啾啾黃雀啅 夢弼曰啅與啄同竹角切 側見寒蓬走 澤堂曰俗傳秋蓬隨風轉走則禽獸疑其為獵騎驚走有墮崖澗而死者此所謂側見寒蓬走者非謂望蓬欲投似是為轉蓬所逐之狀也 念爾形影乾 一作枯 夢弼曰乾古寒切 摧殘沒藜莠 師曰黃雀啅蓋傷其無所托也蓬逐風飛喻甫為客飄蕩甫既痛嗟割剝之肩復自悼飄蕩如飛蓬恐亦埋沒隨藜莠而已

枯柟 洙曰此詩傷抱材者老死丘壑而不材者見用也 鄭曰柟那含切楠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 鶴曰詩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是為房琯作琯乾元間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遷漢州刺史是時公在成都此詩二年作

楩柟枯崢嶸〔劉〕曰崢嶸高貌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朱〕曰易坤厚載物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趙〕曰楚辭使凍雨兮灑塵郭璞爾雅註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夢弼〕曰凍音東謂柟有膠如香可燒也衝風奪佳氣〔趙〕曰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夢弼〕曰謂柟已枯而香氣歇也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趙〕曰天雞雉也〔鶴〕曰爾雅曰鶾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註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鷄成王時蜀人獻之〔夢弼〕曰白鵠天鷄每棲其上既失所託遂不來而為之愁思也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希〕曰爾雅榆白枌釋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補註〕〔趙〕曰氾勝之書種木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則榆頹潤濕而後生故言水中央成長何容易〔夢弼〕曰長

夾

丁丈切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榆乃柔脆之木賤而易長今用以承露盤裊裊而危可不寒心乎小人貪位慕祿雖處重任不知自畏必至於困覆而後已

所思鶴曰上元二年在成都作

苦憶荊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漪夢弼曰崔公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謫官樽酒定常開官一作居酒一作俎九江日落醒何處朱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縣應劭謂江自潯陽分為九道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白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一柱觀頭眠幾回洪曰語頗豪宕復齋謾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眾梁皆共此柱後世人呼為木履觀可憐懷抱向人盡夢弼曰言傾懷以相待也

麻　江

欲問平安無使來 夢弼曰使所吏切將命者 故憑錦水將雙淚 [illegible]曰將送也

好過瞿塘灩澦堆 批甚是鍾情 夢弼曰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

進艇 鶴曰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 洙曰明皇幸蜀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都 北望傷神坐北窗 坐一作卧 晝引老妻乘小艇 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飛蛺蝶元相逐 並蔕芙蓉本自雙 批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 夢弼曰物理好偶出乎自然況甫於老妻稚子乎 茗飲蔗漿攜所有 瓷甖無謝玉為缸 洙曰宋玉招魂胹鼈炮羔有蔗漿些

草堂即事 鶴曰上元二年在成都作蓋上元元年公營草堂

荒村建子月 夢弼曰肅宗上元元年辛丑九月壬寅大赦去尊號又去上元年號稱元年以

十一月為歲首以斗所建辰為名今公作此詩以紀時事蓋有意於後世之所考信亦春秋變故則書之義也

獨樹老夫家 杜曰子夫借字對 是苐二句 澤堂 雪裏江船渡風前

遲竹斜寒魚依密藻 夢弼曰藻水菜也 宿鷺起圓沙蜀酒禁

愁得 夢弼曰禁平聲 澤堂曰禁勝也 無錢何處賖 五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illegible]曰唐以小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交新徒有喜 [illegible]曰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 禮厚媿無才賞 [illegible]曰

怜雲竹忘歸步月臺 趙曰蓋公所居有臺焉雲竹是靜處忘歸故步臺見月也

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 五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

徹

此作【鶴】曰在浣花作當是上元二年

轉徙比隣去【洙】曰比近也 空聞二妙歸【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夢弼】曰以比范吳也 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夢弼】曰甫所居幽僻冗陋簡略今枉駕雖衰老頭白已復生光輝也 蒙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illegible]】曰貧家在野外遠朋不來村中本無勝客所以望二人之重来也 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鶴】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公有哭王彭州掄詩當是上元二年作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蜀故適在成都柳芳曆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川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

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還蜀也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鸛一作鶴鄰鷄還過短墻來【夢弼】曰此聯謂以日晏開户故也【夢弼】曰徑幽故鸛浴墻短故鷄過

繡衣屢許攜家醖【洙】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使【夢弼】曰指言王侍御也

皂盖能忘折野梅【洙】曰續漢志二千石皂盖朱兩幡【夢弼】曰指言高使君也能忘折野梅此有邀之之意

戲假霜威促山簡【批】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須成一醉習池迴【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比高使君也甫借王侍御霜臺之威督高使君以相過也【趙】曰晋山簡鎮襄陽時荊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輙醉而歸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用一作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

歇

自愧無鮭菜[夢弼]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揔稱至今有此語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時一作撙頭白恐風寒[公自註]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澤堂]曰頭白譏其稱老也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註]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鶴]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則上元二年在東川作

勳業終歸馬伏波[洙]曰謂馬巴州也馬援封伏波將軍功曹非復漢蕭何[洙]曰功曹公自謂也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趙]曰公欲為荊楚之

行尚留東川故繫纜久而空屢南也雖除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赴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日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公言知馬巴州不似我欲遊江湖其興在於朝覲見君驪駒白玉珂則早朝騎馬之事珂者馬口中鳴珂也以白玉為之日諷其不相詩於江湖而策欲陸走京師也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日上元二年在蜀州作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日褰裳謂揭衣也詩褰裳涉溱天寒白鶴歸華表日橋前二柱日華表柱昔有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有鳥丁令威三千年吾其歸日落青龍見水中日橋影落水中如青龍顧我老

非題柱客 【批】曰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 知

君才是濟川功 【述】曰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翠堂】曰引事叙情 合歡却笑

千年事 【批】如此下合歡字誰曉頗疑其誤 【翠堂】曰合歡即宴會 驅石何時到海

東 【註】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 【[illegible]】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謎諸李作歡非也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

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illegible]】曰橋所以通往來公流落[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能歸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鶴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歸成都故云自成都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同上篇上元二年作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摠擬橋東待使君鶴曰此以郭伋比高使君也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兒童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詣徐卿覓果子栽二鶴曰公嘗為徐卿賦子歌即其人也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鶴曰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制為美名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內有綠李石筍街中却歸去鶴曰成都有石筍街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二

奉待嚴大夫鶴曰寶應元年作按唐紀上元二年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

詩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

殊方又喜故人来 [夢弼]曰殊方謂劒南故人指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 [沫]曰時武再鎮蜀 [鄭]曰重直龍切 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 [沫]曰偏裨諸將校也旌節麾幢也 [澤堂]曰嚴公去蜀後其舊裨望其復来意常怪之今果来云

欲辭巴徼啼鶯合 [夢弼]曰啼鶯合謂春正濃也 遠下荊門去鷁催 [趙]曰淮南子註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 [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荊門以避之也 [澤堂]曰粧句法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 [沫]曰言人不已知

江頭五詠 [鶴]曰江頭即所謂江畔獨步尋花處以是日所見入詠從舊次為寶應元年作五篇皆有寓意當熟味之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 鄭曰墊都念切下也 澤堂曰結實多故枝自低墊也
細葉帶浮毛踈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
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朱曰末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鶴曰此篇言公見棄遠方漁樵為伍不復更懷末路之榮自貽粉身之患 澤堂曰幸得參於衆賢則不容以粉身為患

麗春

鶴曰此篇言競進者多而公獨流轉遠僻以有知己者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 夢弼曰剩與賸同 澤堂曰以剩枝故致多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
貴此重 一作稀如可貴重 却怕有人知 趙曰此篇深美麗春故以桃李為不足貴

也未言珍貴麗春深重深恐别人因我而來移去甚於桃李矣[澤堂]曰不為人知正所以為貴

梔子 [曾]曰漢書曰梔茜園註梔支子也本草曰支子一名木丹[鶴]曰此篇言公飽歷風霜雨露而獨見遺於外也山谷云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 [洙]曰蜀人取梔子色以染帛

與道氣傷和 [批]花外義外忽得精語[洙]曰梔性絶冷[澤堂]曰與與猶叅也叅諸道則亦損傷和氣也

紅取風霜實 [洙]曰實經霜則紅

青看雨露柯 [趙]曰雨露潤則柯青

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澤堂]曰與之無情而移種江頭者貴在色映江波也

鸂鶒 [杜補]曰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鶴]曰此篇言公失位于外無心求進譬有留滯之嘆而無搏擊之賡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 [趙]曰左太冲詩習習籠中鳥擧翮觸四隅

看雲

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
鷹隼慮留滯莫辭勞[趙]曰公自況也
花鴨[鶴]曰此篇言公以直言受妬而出居于外雖有一飽之適猶以先鳴爲戒
花鴨無泥滓[趙]曰譬被文而修絜也階前每緩行階一作庭羽毛知
獨立黑白太分明[田]可以有諷[朱]曰諸葛亮謂張温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illegible]
曰字字有意不覺羣心妬[趙]曰以自警也休牽衆眼驚[趙]曰以自安也[illegible]
曰牽惹也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趙]曰一以自警一以自安然後可以飽稻
粱蓋飽食緘言以終之處亂之道也
野望[鶴]曰當是在成都作公以寶應元年四月送嚴武至綿州遂入梓州秋歸挈家往梓
此詩未去綿時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 [洙]曰按新史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時吐蕃入寇故須防戍也

南浦清江萬里橋 [趙]曰公草堂在萬里橋西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洙]曰寇亂諸弟離散獨公一人入蜀

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日一作自

三絕句

[彦輔]曰此三絕皆感交道凋弊風俗衰薄也[趙]曰洪覺範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是也余謂不然[鶴]曰當在成都時作

楸樹馨香倚釣磯 楸一作春[鄭]曰楸此由功[希]曰爾雅釋椅梓郭云即楸陸機疏云梓者楸之類理白色而生子者

斬新花蘂未能飛 [草堂]曰花新開未應即飛

不如醉裏風吹盡 盡一本作春風盡先生定作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打稀 可一作何

[批]鍾情自道風味宛然[師]曰此詩譏後進暴貴雖可為一時榮觀奈何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

門外鸕鶿久不来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来一百迴[師]曰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隱而小人来革面諂諛不能媿恥也[蒙][堂]曰俗情以數數来相見為信義如溪鳥久不来亦令人相猜況於人乎此公久客經事傷嘆之意註意皆是

無數春筍滿林生[批]得興之始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蒙][趙]曰番去聲上番蜀人之語也[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筤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師]曰前篇言花始雖斬新終為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蓋言惟君子守道為歲寒異夫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 [夢弼]曰花鳥逢春皆為可娛但不合客於異鄉轉使人傷心也 [澤堂]曰隨方異音 萬里清江上 [夢弼]曰公所居在萬里橋西浣花溪上也 三年落日低 年一作峯 [夢弼]曰言旅寓已三年嗟已之衰暮也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畏人成小築 [夢弼]曰畏人謂避冦也魏文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澤堂]曰畏人不必道冦正畏雜賓俗徒又有門庭畏客頻之句 褊性合幽棲 [批]五字極善自喩 [夢弼]曰甫自言性褊與物相忤今宜隱居 門逕從榛草 門逕一作逕沒 [夢弼]曰謂將息交絕遊也 無心待馬蹄 待一作走 可惜 [鶴]曰詩云可惜歡娛地地指成都也意是寶應元年春作

花飛有底急 [批]起語盡情 [趙]曰謂有甚底事 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

地都非少壯時[批]四句情景蕭然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夢弼]曰過古禾切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趙]曰淵明所樂詩酒而已公恨不與同時[師]曰陶潛以早悟棄官而歸今甫當衰老而困於羈旅故云

落日

[鶴]曰同是寶應元年作

落日在簾鉤[批]別又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趙]曰言芳菲之圃緣岸而為者也樵爨倚灘舟[批]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洙]曰應璩樵蘇不爨[趙]曰言樵爨之舟倚灘而泊者也啅雀爭枝墜[夢弼]曰啅竹角切噪也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夢弼]曰酒經醪汁滓酒也[澤堂]曰汝公自汝也誰以濁醪造汝一酌散愁耶一酌散千憂[批]語自放蕩一作一酌罷人憂

獨酌

嵗暮深林晩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一作蘂行蟻上枯梨【批】北人元遺山云倒蟻倒字有説【朱】曰行蟻行列之行【夢弼】曰蜂粘落蘂蟻上枯梨言無味也獨酌最無興味故以喻之。薄劣慚真隱【朱】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焉相薄劣幽偏得自怡。【澤堂】曰莊重閑遠性情甚是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鶴】曰寶應元年在梓州時作

衛青開幕府【夢弼】曰衛青以比廣州之府帥也楊僕將樓船【朱】曰漢武征南粤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將讀去聲楊僕以比楊長史也【澤堂】曰姓料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趙】曰漢遣使者必持節廣州大庾嶺多梅花故言梅花外州近海故言海水邊銅梁書逺及【趙】曰銅梁蜀地名言楊公自廣州有書来成都也珠浦使將旋

洙曰廣州有合浦出珠師曰甫在蜀報楊以書附段功曹還故云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鶴曰叔卿其雜述所謂魯張叔卿者當是在梓州同楊長史書得之當是寶應元年作

鄉關胡騎遠趙曰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宇宙蜀城偏夢弼曰宇宙之內蜀城西居其一偏也忽得炎州信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遙從月峽傳趙曰荊州記巴蜀有明月峽雲深驃騎幕洙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趙曰張公居幕中也夜闌孝廉船洙曰劉惔為丹陽尹張憑詣惔惔留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夢弼曰以判官姓張故比張孝廉也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庚　陽

送段功曹歸廣州 鶴曰寶應元年春作

南海春天外 夢弼曰廣州南海郡 功曹幾月程 峽雲籠樹小 墨堂曰雲本峽澣以籠樹故小也 湖日落舡明 落一作蕩 交趾丹砂重 韶州白葛輕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 幸君因估客 估一作旅 時寄錦官城 夢弼曰公冀段以丹砂葛巾為惠也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鶴曰當是在草堂作從舊次為寶應元年作

有客騎驄馬 趙曰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故公用以比魏侍御也 江邊問草堂 夢弼曰公築草堂於浣花溪之濵 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到一作倒 批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 師曰留藥價言有所餽也到文場言傾寫詩章也 夢弼曰謂公自以其居為文場也 八幕旌旗動 夢弼曰言魏參乎重幕之職也 墨堂曰動

眞　　嘉

動色也

歸軒錦繡香〔夢弼〕曰言魏軒車之還也〔趙〕曰香御香下篇宮衣着更香御史衣繡故云

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跡一作蹟〔鶴〕曰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是也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綿一作錦〔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叢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師〕曰華軒則言韋明府下車来種綿竹已成矣故就韋乞

贈別何邕〔鶴〕曰何邕即前所謂何十一少府當是何為綿谷尉與公同京兆人也公寶應元年送嚴武至綿時作此詩以送之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朱〕曰鄭當時傳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夢弼〕曰言明友

避亂而離散也悲君隨燕雀【朱】曰公孫弘傳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夢弼】曰言祿位卑微也

薄宦走風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批】傷心語別【鶴】曰綿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邑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又【鶴】曰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澤堂】曰故園在目此意可相報知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鶴】曰當時公在浣花作首云戎馬交馳際蓋指寶應元年史朝義陷營州羌渾奴剌陷梁州河東河中軍皆亂故也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一作念別意驚神地闊峨眉晚一作曉【趙】曰公自言在蜀也天高峴首春【趙】曰言鄭之赴襄陽也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朱】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屬

襄陽〔夢弼〕曰甫意以龐公與鄭鍊為一輩人也故有是句〔澤堂〕曰世亂思潔己之士欲往從之也

重贈鄭鍊絶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趙〕曰寶應元年作

元戎小隊出郊坰〔夢弼〕曰元戎羔嚴武之車騎也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洙〕曰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為一道以武為尹地分南北任流萍流一作孤〔趙〕曰公自言也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

魚

為南也扁舟不獨如張翰【批】翰不音平據此【希】曰扁舟特舟也【趙】曰張翰為掾於齊王冏幕見秋風起思菰蓴鱸膾遂命駕歸吳皂帽應兼似管寧【夢弼】曰皂一作白流傳之誤也魏管寧隱不仕黃龍中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皂帽布裙寂寞江天雲霧裏寂寞一作令日何人道有少微星【沫】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四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夢弼】曰公自謂也【澤堂】曰人不知有已而嚴公獨来訪何耶此是謝意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鶴】曰稱公而不曰鄭公未封鄭也為中丞大夫時作當在寶應元年

拾遺曾奏數行書【趙】曰公嘗為左拾遺懶性終来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趙】曰拾遺掌供奉騎馬以奉引【師】曰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幽棲真釣錦江魚【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澤堂】曰真釣言自狎漁

釣非假説為詩而已

謝安不倦登臨費【趙】曰晉謝安嘗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子姪往来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公言嚴公有移厨載酒之費也**阮籍焉知禮法疎**【洙】曰晉阮籍性疎懶一為禮法之士疾如讎焉【師】曰武數過子美草堂携酒餽遺頗厚故云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公自釋不着鵕鸃冠之罪也【澤堂】曰不自知其失禮**枉沐旌麾出城府**枉沐一作何日【澤堂】曰沐猶蒙也**草茅無逕欲教鋤**【洙】曰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夢弼】曰即甫草堂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洙】曰禰衡為黄祖作鸚鵡賦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何須不着鵕鸃冠**【洙】曰前漢佞幸傳孝恵時侍中皆冠鵕鸃冠註云鵕音峻鸃音儀即鷩鳥也以毛羽飾冠【夢弼】曰孔

殺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咏與田畯野老相蕩押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偏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盖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能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腹中書籍幽時曬 出世說郝隆七月七日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肘後醫方靜處看 曰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

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有

曰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虎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鶴】曰寶應元年春作

步屧。隨春風。【師】曰屧草履也【趙】曰南史袁粲為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村村自花柳。【批】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補注】舊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此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閣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夢弼】曰新尹謂嚴武也武以是年正月方來尹成都

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

渠是弓弩手【洙】曰謂籍民丁為兵也

名在飛騎籍【洙】曰飛騎軍名

長番

歲時久【洙】曰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差科死則已【鄭】曰差楚皆切簡也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洙】曰社祭所以祈農事也【趙】曰左傳鄭子產大為社拾遺能住否【夢弼】曰甫時授左拾遺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夢弼】曰為于偽切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夢弼】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揚遂從之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洙】曰言屢為掣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洙】曰舉止無度不可責禮法也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澤堂】曰問斗升者較酒量之淺深也

野人送朱櫻 鶴曰在成都作從舊次爲寶應元年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匀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 夢弼曰甫乾元元年在左掖 退朝擎出大明宮 修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夢弼曰大明宮唐東內 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希曰食貨志社閭嘗新李適傳云天子夏宴蒲萄園賜宰相學士朱櫻金盤玉筯謂賜時所用之器也 補註詩眼云老杜此詩前四句如禪家所謂信手拈来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它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後四句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亦有謝賜櫻桃詩學老杜所作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强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鶴曰寶應元年武節制兩府時作也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illegible]】邀其過我語淡進退頗自負【趙】曰隋文藝傳曰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跡忝朝廷舊【[illegible]】曰公仕三朝情依節制尊【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
還。思。長。者。轍。恐。避。
席。為。門。【趙】曰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illegible]】曰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
者車轍【[illegible]】曰字字句句皆鉤致嚴公之詞而終無
自請之語此辭令之妙先言水竹佳境次言風花好
景次言詩酒之樂皆望嚴公之肯來又言已之思嚴
詞源嚴之有公暇可訪已情態曲盡又謂已曾在朝
廷為舊班今依節制有賓禮云爾則嚴之訪不為
辱可知而謙中寓諷云恐貴人嫌我寒陋而不來也

舟前小鵝兒【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illegible]】曰名言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一作過【[illegible]】

〔音〕曰善摘 無行亂眼多 〔夢弼〕曰行户郎切列也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鶴〕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所鑿今日官池即城西池也公送嚴武至綿道出漢故至官池

自古稻粱多不足 〔夢弼〕曰陳周洪正詠鴈南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至今鸂鶒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師〕曰鴈有序喻兄弟寇亂諸身離散有阻隔故云歸飛隔暮雲 〔澤堂〕曰不可專貪稻粱辯失行序也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 繒一作矰 〔批〕句意緊嚴後山槩得之故節度森整 〔夢弼〕曰矰音

真

憎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繒繳一一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曰此詩作於寶應元年

汲黯匡君切 朱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東海太守 廉頗出將頻 朱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頻為趙將兵破齊魏 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 朱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頗之雄略以美嚴公也 澤堂曰接上句 政簡移風遠 夢菴曰美中丞之善政也 詩清立意新 余曰呂氏童蒙訓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模舊作也 夢菴曰美中丞之能詩也 層城臨媚景 一媚作暇 絕域望餘春 朱曰絕域言蜀與京畿遠絕一 旗尾蛟龍會 朱曰禮蛟龍為旂 樓頭燕雀馴 師曰公之德及鳥獸也 希曰燕雀且馴在民可知此政簡移風遠之證古者信及豚魚化行蝗虎不過如此 地平江動蜀 天濶樹浮秦 趙動字最佳長

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爲勝【趙】曰此兩句張大城上所望之遠也【澤堂】曰平處見江之動潤處有樹之浮

帝念深分閫【宋】曰馮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illegible]】曰言天子委以閫外之任也【澤堂】曰念深於分閫則任之重

軍須遠筭緡【宋】曰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筭緡錢註緡絲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師】曰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緡錢者遠矣【澤堂】曰言軍須及於遠方時之艱也

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宋】曰蛺蝶麒麟羅錦上絲繡也【趙】曰言嚴公入貢不忘朝廷也【澤堂】曰封羅送錦則供奉之能二句皆歸美嚴公

辭第輸高義【宋】曰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

觀圖憶古人【宋】曰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趙】曰言嚴公可與古人為比當圖畫之【澤堂】曰二註皆不襯貼意謂武觀古

人圖像以增想慕也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批闇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惜哉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荊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興緒者謂興況緒意也興去聲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云云澤堂曰註意大槩是且莫哀二字未曉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沫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夢弼曰以美木比王郎也鯨魚跋浪滄溟開趙曰以大魚比之也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且脫劍佩休徘徊夢弼曰甫與司直飲司直酒酣舞劍為樂謂甫云吾能拔爾奇才使爾見用當如豫樟之翻風鯨魚之拔浪故甫承其意而有末章之覬望也西

得諸侯棹錦水【批】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直知我我復舍此何向【洙】曰錦水蜀江也欲向何門趿珠履【夢弼】曰趿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趙】曰鄒陽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仲宣樓頭春已深【洙】曰仲宣王粲也有樓在荊州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批】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師】曰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為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眷顧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之人謂甫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遇之也【夢弼】曰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冦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鶴】曰寶應元年春在成都作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希】曰晉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洙】曰唐李吉甫傳君有骨鯁之忠臣【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盖肉之有骨魚之有鯁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鄭】曰炯户頂反光也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氷蔗漿歸厨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定功】曰取甘柘汁以為飲可解醒也柘與蔗同【師】曰蔗漿可以除煩天子方憂吐蕃不無內熱今竇公入奏忠言上沃帝心如蔗漿然也政用疎通合典則政一作整【夢弼】曰言疎通其施為無所蔽也戚聯豪貴耽文儒【師】曰太宗皇后竇氏侍御正其族也故云戚聯豪貴雖外戚尤好儒學也【澤堂】曰疎通者多越典法豪貴者不喜文事竇公備矣所以見其難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師】曰西南隅謂蜀也吐蕃憑陵氣頗麤竇

氏檢察應時須【師】曰須及興所須也軍運糧繩橋將士喜【鶴】曰繩橋
在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索為橋也斬木火井窮猨呼【修可】曰博物志臨邛有火
井縱廣五尺深十餘丈諸葛丞相往觀後火井益盛以盆著井煑鹽得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邛州斬木
將以為柵猨依於木公既盡斬之則猨窮而失所是以號呼也八州刺史思一戰【夢弼】
曰按唐志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或曰八州謂彭嘉黎簡嚴陵雅
邛也三城守邊却可圖【趙】曰西山三城也【夢弼】曰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
要衝【澤堂】曰四句乃八奏中事此行八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
師曰兵有攻有守八州可攻三城可守奏其事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必蒙殊恩也繡衣春
當霄漢立春當一作飄颻【洙】曰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師】曰謂竇侍御衣繡衣立對于天
陛也綵服日向庭闈趨日向一作粲粲【洙】曰老萊子綵服以娛親【修可】曰束晳補亡詩

支

眷戀庭闈〔夢弼〕曰樊本此下有開濟人所仰飛騰時所傾一聯〔澤堂〕曰侍御親在于京省郎京尹必俯拾〔師〕曰甫謂必蒙殊恩省郎京尹如拾地芥也江花未落還成都〔夢弼〕曰一有重句肯訪浣花老翁無一作浣花肯訪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夢弼〕曰為于偽切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筒上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酒眼也與奴白飯馬青芻〔趙〕曰此雖不言主人而對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同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鶴〕曰寶應元年作

雨映行宮辱贈詩宮一作雲〔批〕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出谷〕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作元戎

欲動野人知夢弼曰元戎羨嚴公也野人甫謙辭也江邉老病雖無力強擬晴
天理釣絲澤堂曰言已不可往之意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拄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澤堂曰欲嚴來見已也

王録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鶴曰此詩梁權道編在閬州歸後作而公廣徳二年暮春方歸當是寶應元年未去綿州時作

為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批其題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九

父[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趙]曰以漁父對馬軍為工矣[補注]蔡正遜曰此律詩之變體又作五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者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學者不可不知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值一作置[鶴]曰詩云新添水檻供垂釣初作水檻時作當在寶應元年春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一作興[批]自負甚奇春来花鳥莫深愁[趙]曰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澤堂]曰雙鳥原此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批]亦自有趣[洙]曰陶

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楊龜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此東坡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即非鄙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絛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爲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曰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寔清談之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東坡造閫而妄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澤堂】曰此篇乃二意一串主意則玩景得意仍短述故自言平日苦耽好句今則遇興即述非復彫刻物狀以困花鳥也只是新添水檻故見水勢如海不得不作且願得詩思如陶謝者共賦此景也意若謙損實自豪誇

戲贈友二首

【鶴】曰詩云元年建巳月其年公在成都是月玄宗升遐焦校書王司直當是居於成都公故與之友善詩作於其年

焦 寘 職

元年建巳月洙曰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年號擇元年以十二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録於此亦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郎有焦校書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者唐史拾遺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今詩云自誇足膂力又云欲得東擒胡豈醉後語耶

自誇足膂力師曰曾腹之間曰膂能騎生馬駒[illegible]曰生馬謂未調習者也

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無師曰板大齒也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illegible]曰此詩雖云諧戲亦為好勇者之戒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鶴曰即公作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者馬驚折

左臂骨折面如墨洙曰國語望之如墨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

色師曰觀此詩有何不避雨色之句蓋為躁進者之戒澤堂曰言何不避雨而輕出落馬乎勸君

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吊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吊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

水檻遣興二首

[鶴]曰公有水檻在草堂前嘗賦水檻詩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鷰子斜城中十萬户此地兩三家 [希]曰唐志成都户十六萬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萬户雖未必及此數亦夸其盛耳 [澤堂]曰言其居靜僻

蜀天常夜雨 [尹]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消消酒深憑送此生 [批]結細潤有味

屛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批 字字句稱 鶴林 王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毀耕拱日月起癈拯吹霍或謂霍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澤堂 曰人物皆欲自安之意

村鼓時時急 澤堂 曰村鼓非戰鼓乃是眼前景如楓林社日鼓之類耶若謂亂離則上下句不應更考

漁舟箇箇輕 批 此兩句語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歎多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晩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 批 畫外意 澤堂 曰團聚也合也

舍影漾江流 舍一作山

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趙 曰晴使嵇康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澤堂 曰結句承旁

六句皆懶學任貪之意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澤堂曰別開門恐出入踐踏傷筍）塹北行椒卻背村（趙宛曲有趣 夢弼曰行胡岡切列也 趙曰行椒蓋成行者 希曰陸機云椒樹似茱萸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為香 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

梅熟許同朱老喫 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 希曰朱老當是南鄰朱山人阮生豈阮隱居歟阮居秦川故云擬對之而論松之高也）

欲作魚梁雲覆湍（覆一作復 澤堂曰作梁如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

青溪先有蛟龍窟 竹石如山不敢安（趙曰魚梁乃傍竹積石橫截中流以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興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乾利異乎世）

先 青

人經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夢弼曰行胡岡切 澤堂曰至此則太放蕩離本色矣

牕含西嶺千秋雪 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批 此千秋萬里是甚氣槩非苟也 鶴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 趙曰公之志舟欲南下其所泊於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 謾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桮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 藥甲一作草甲 色過椶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譽 趙曰公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

根居隙地怯成形 趙曰今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